

列子

冊三

天

子

三

列子卷第六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

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
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
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
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
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
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
君位季札

吳太伯之後賢而讓位棄其室而耕後

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無爵於吳田恒專有

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
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
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
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
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
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
命也豈可以制也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皆
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以相違反然治亂推
移愛惡相攻情僞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
是以聖人兩情而不辨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
由不可都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

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殖名者則
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
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
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
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北宮子謂西門子
曰朕與子竝世也而人子達竝族也而人子敬竝
貌也而人子愛竝言也而人子庸竝行也而人子
誠竝仕也而人子貴竝農也而人子富竝商也而
人子利朕衣則短音豎褐音曷方言短複襦也許
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短說文云麤衣也又
敝布襦也又云襜褕短者曰短褕有作短褐者誤
荀子作豎褐揚倮注云僅豎之褐於義亦通食則

粢卽夷反糲令達反粢稻餅也味類粳米不碎史

記曰陳平食糠粳孟康云麥糧中不破者是也蓋

謂之麤春粟麥爲粢餅食之居則蓬室出則徒行

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音麗屋棟出則

結駟在家熙音怡字林云歡笑也然有棄朕之心

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

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

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謂

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予竝汝之顏厚矣北宮子

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

往而反偶偶上羽反本或作偶字林云疏行貌而

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

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
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
族年貌言行與予竝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
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
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竝汝之顏厚矣東郭先
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
異於是矣夫北公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
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
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而汝
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
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
服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菰菽

莪音戎菽音叔爾雅云莪菽謂之荏菽卽胡豆也
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莪菽布之天
下鄭玄云卽大豆也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
廈之蔭乘其輶輅音路左傳云柴車也若文軒之
飾終身道然自得貌後楊朱篇音同不知榮辱之
在彼也在我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概
意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
能寤易恒也哉當割反或作悟者非管夷吾鮑叔
牙並穎上人也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
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
竝行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
令禮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本作邵

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次子鮑叔奉公子小

白奔莒音舉小白糾之次弟既而公孫無知作亂

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

之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

射食亦反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

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告魯曰子

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

甘心醢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

殺管仲請囚也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

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

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

于況反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音釋之遂召管仲

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親

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

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

族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

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音古分財多自與鮑叔不

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

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

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

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

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

恥知我不羞小節而取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

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

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
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
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
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
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
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言
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
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
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清己而已其於不己
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
身不忘不能棄瑕錄善使之理國上且鈎乎君下
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

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慙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己故能無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己愈有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勿已則隰朋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

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
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
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
我也皆天理也鄧析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
也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
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顓殺鄧析
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操七刀反兩可之
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鄭
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
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顓殺鄧
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然
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

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此義例

與上章同也

可以生而生

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

通得當年之歡騁於一己之志似由報應若出智

力天福也

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

力然交履信順之行得騁一己之志終年而無憂

虞非天福如之何也

可以死而死

或積惡行暴或

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生存而威之而死似

由身招若應事而至也

天福也

自然死耳自然窮

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

之地而威之於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

也可以生而不生

居榮泰之地願獲長年而早終

天罰也

願生而不得生故曰天罰也

可以死而不

死居困辱之地不願生而更不死也天罰也輕死而不之死復是天罰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此二句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然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柰何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必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無際無分是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豈有役之哉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智不能干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詐其正也自然者默之成之默無也平之寧

之乎寧無所施爲將之迎之功無遺喪似若將迎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劇也其
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
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
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
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
耳非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不解楊朱
歌皆謂與己同也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
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
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
季梁曰衆醫也亟音棘屏上聲除也之俞氏曰女
始則胎氣不足乳湮竹用反乳汁也有餘病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音嗣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於無爲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鸞熊語文王鸞熊文